

周松儼先生著

簡易醫訣

戈正林王礼言署



宣統紀元己酉

秋九月朔開雕

簡易醫訣自序

醫書自素靈而下。不啻汗牛充棟。惟張長沙。考神農本草。綜伊聖湯液。詳闡六經無形氣化。以古法方藥治病。以方範病。卽以藥範方。非此藥不成方。非此方不中病。投之輒應。效如桴鼓。金匱玉函。述而不作。傷寒論文。極粹潔。觸類引伸。如神龍出沒。頭尾森然。儻不知其隅反之義。鮮解其旨。陳脩園推爲聖法。比以吾儒孔子。非過譽也。千金外臺。均足羽翼內經。各擅奇巧。至金元四家。則以東垣丹溪爲醕。河間子和次之。王肯堂準繩一書。亦稱詳備。此外如景岳立齋。士材石頑。獻可節庵。瑕瑜互見矣。王叔和生當晉代。去

長沙不遠。尙可搜求。乃自作聰明。創爲異說。以蔽後人。是後賢之誤。皆叔和貽之。舒馳遠屏之門外。宜也。喻嘉言崛起於千百年後。專宗仲景。如程朱之言。賅體用。實長沙功臣。其後徐忠可。尤在涇成無已。程星白。均能宗喻氏。各自名家。以表彰仲景之旨。近如柯韻伯。傅青主。張隱菴。高士宗。亦各出手眼。以發前人未發。舒馳遠就喻氏條例。扼定陰陽二字。闡發深悉。消長之理論。多精卓。有如王陸畧。有異同。而求知則一也。陳脩園。條貫諸家。滙萃經旨。每於無字句處。表出精義。而後仲景之道。乃益較著彰明。如昌黎之文。起衰八代。誠醫中干城也。特溫証粗示其意。引而未發。其旨尙微。

吳鞠通條辨一書。詳明對待。專主三焦。論確識精。實足補仲景之未及。較又可輩。其格甚高。嗜醫者。觀其要求。求其理。信其道。而會其通。平心體察。庶乎近之。蓋嘗論醫道之不明。由業醫之難也。士大夫馳騁聲華。爭逐名利。無暇及此。而講道學。逃禪趣者。又卑之無甚高論。卽有一二達人。如文正。文忠。慎重其道。亦祇撫遺文。採驗方。以誌興會。他如老醫畸行。世守專門。於各家書多未夢見。遂肆著作。至於賣藥市廛。搖鈴鄉曲之輩。又皆奉集解。回春。十餘種淺率捷近之書。便詡專家。而蓬華貧乏者流。計無所之。往往藉此業以餬口。嗟乎。此醫之所以日多。而道之所以日晦也。顧說者曰。醫

者。意也。意之所會。智見智而仁見仁。儒門聚訟。千古且然。亦安能比而同之。殊不知猶路也。人身祇此陰陽。其虛實之理。深言之。不外偏全勝復。淺言之。不過食息起居。明此理以慎行其道。不矯枉。不意必。精而求之。自能觸類旁通。醫也者。常則顧氣血之本原。變則救性命於呼吸。可不慎歟。古今方書。高者浩無涯涘。卑者泛濫無歸。求其開卷了然。適中合用者。卒少。脩園全書。誠醫學之津笈。特詳寒而略溫。詳火而略燥。尙多闕如。且卷帙浩煩。世醫苦難卒讀。唯三字經二帙。淺簡易誦。便臨證而廸初學。余於公餘。就其例。仍以三字詠之。論方論治。皆以金匱仲景爲主。間有引用各家。

者皆取至當至驗之旨。不敢名經。僅標以訣。俾便易於記誦。庶亦
推廣先生濟世之苦心。云。書成。遂誌其因緣如此。若謂問世。則吾
豈敢。新都周雲章松僊甫識。

凡例

一是書列證。以金匱仲景爲主。訣中各注。皆列後賢名言。以醒出之。其間有參以鄙意者。加一按字。以別之。至引用各方。悉以經鍊得力爲主。不敢臆測。以滋貽誤。唯經方。則高一字。後賢方。則低一字。以別之。示遵經也。

一金匱廿二冊方論。仲景三百九十七法。一百一十三方。法中有法。方外有方。觸類引伸。妙旨環出。第自來方書引用。唯云某病主某方。或詳用。而不申明製方之義。或加減。而不實指藥性之長。遂使閱者不知其要。致臨證疑方。或沿俗畏用。每每誤事。是

書證必探原。方唯取要。每訣之下。必詳悉注明其理。每門之後。卽附列必用之方。及方之歌括。證之主治。製方精義。藥性專長。旣便臨證了然。又省繙繹。所以醒閱者之目。釋庸者之疑。壯用者之膽。堅病者之信。庶不沒仲聖。及昔賢濟世苦心。且便於記誦。使業此者。熟則生巧。醫事貴慎。豈敢憚煩。

一醫書過於深晦。索解最難。近於含糊。貽誤必大。作文之法。尙典淺顯。醫道亦然。是書所引經方。典也。撮而爲訣。淺也。引各家名言。注醒之。顯也。蓋不典。則方不扼要。不淺。則法不醒目。不顯。則證難符合。故仿閩賢陳脩園體例。仍以三字詠之。名之曰訣。不

敢襲經也。蓋方取其典。論取其淺。義取其顯。且便記誦云。
一是書於各門。詳加攷究。其說本於脩園者較多次。則喻嘉言、徐
忠可、成無己、柯韻伯、舒馳遠、傅青主、尤在涇、吳鞠通、葉天士亦
多引證。再次則趙養葵、張隱菴、張路玉、張石頑、高士宗、王辰六、
羅東逸、程星白、王肯堂、張心在、黃養素、及劉河間、李東垣、朱丹
溪、張子和、千金、外臺、三因、開寶、各書亦多擇取其立齋、景岳、士
材、詡菴亦略取一二。特爲揭出。藉明管見有本。至訣中有仍脩
園舊句者。原文旣妥。不事刪改。有叶韻不合者。取句醒易解。不
盡拘韻也。閱者諒之。

一傷寒論一書。本六經無形之氣化立論。分經腑。樞機。表裏。標本。爲言。而製方之精義出焉。其文爲引伸觸類之詞。其方爲舉一反三之法。詳於變者。略於常。顯於此者。隱於彼。如神龍翔空。首尾畢現。讀者須會通其意。始悟其理。所以世醫畏其難讀。而高視之。至喻嘉言釐訂六經。詳明法律。其旨愈著。若徐若成。若舒均宗之。而柯氏張氏駁之。考其指歸。各有所得。可謂同工異曲。脩園淺注。最稱典顯。薈萃青主折中。亦復扼要。爽目。特卷帙浩繁。攷核同異。實不易得。是書首列傷寒六經訣。滙各家要旨。逐條注之。俾識者知扼要以會其通。庶傷寒一證。瞭如指掌。於他

證之無可下手處。從此中尋出道路。尤爲活人妙算。第割裂經文。極知僭越。然求其易於記誦。不得不爾。閱是書。尙其諒之。一。人身爲小天地。祇此陰陽二字。包括無遺。故脩園有識一人字。便可爲醫之說。方書徵引。皆未切實。指出。傳青主。拈出。偏陰偏陽立論。以形氣之盛衰括之。尙是得半之見。至舒馳遠。拈出元陰元陽二義。不憑證。不憑脈。只以其人平素喜欲及大便之澇秘分之。確切繁肯。非模稜影響之說可比。是書每證俱參此二義立言。庶臨證先有把握。

一。溫證。爲春夏秋三時最險之病。吳鞠通條辯一書。指明對待。詳

別傳化。而後熱邪傷陰。與寒邪傷陽之治法。各判。始能剴切彰明。法既詳細簡括。故用之效於桴鼓。足補仲景未發之秘。古今方書。皆未之逮。較吳又可醒醫六書。高之百倍。因亟揭爲專門。共知趨向。

一瘧疾一證。陽虛人固從正治。不離少陽一經。陰虛人誤投柴芩。病必加劇。往往有纏綿一二年者。若久病作虛。誤用剛燥之藥。余目擊。誤人不少。其訣惟養陰救液。斂浮鎮逆。淡養脾。靜養腎。甘和中介。潛陽爲第一秘法。今特揭出。俾人省記。

一暑證誤汗。則爲中暈。爲難治。以暑爲熱邪。熱入傷陰。先奪肺氣。

也。余讀金匱悟出眞方。平淡神奇。投之輒效。至備列驗方。亦足採用。特爲揭明。

一痢疾一證。坊刻驗方雖多。用之有效。有無效。其倪涵初三方。尤不合理。往往用之。誤人。唯舒氏分列四綱。統以六經定法。消息之。認證旣清。取效甚捷。如救逆各法。則名賢精萃也。特爲揭明。

一咳嗽一證。方書紛岐。擇用不當。往往誤治成癆。脩園以內外合邪爲言。以六安煎爲要劑。小青龍。小柴胡。分主寒鬱。尙有未合。余以和胃爲主。悟出金匱方之妙。投無不效。足補古今方書之未及。不敢自秘。特爲揭明。俾人人共躋仁壽。

一虛癆一證。方書聚訟紛繁。尙溫者。偏熱。尙清者。偏寒。辛耗陽。苦耗陰。皆爲大忌。唯金匱提出脈沈遲。脈弦大。二法爲後人治癆準則。徐忠可注出精義。其旨愈明。然後知金匱各方爲起死回生之方。一切時法皆非法也。特爲揭出。以待智者引伸。

一水腫一證。唯金匱論之精。脩園注之極醒。業醫者不知從此下手。徒以腎氣丸疏鑿飲等法敷衍。百治百死。特爲揭出。俾知遵守。

一脹滿。臌脹二證。方書聚訟。自來未有治法。唯傅青主苦辛法。治臌脹甚驗。舒氏開建三陽法。主病後脹滿甚神。程氏集驗方亦

投無不效。特爲揭明。

一凡病證。脈息不準。唯舒氏分陰證陽證二訣。各十六字。簡明可從。不可不知。

一心胃諸氣痛。方書聚訟不一。唯金匱方論用之得當。效如桴鼓。高士宗分部主治法。亦靈活極效。然證之劇者。非金匱九方不爲功。特爲揭出。俾知遵守。

一婦科。方書極多。中肯者少。近維達生篇一書。膾炙人口。女科仙方一書。理經癸。曲折詳明。然多治其標。罕究其本。唯金匱方論。方方入妙。產後三證。主小柴胡。有起死回生之效。胎前各方。亦